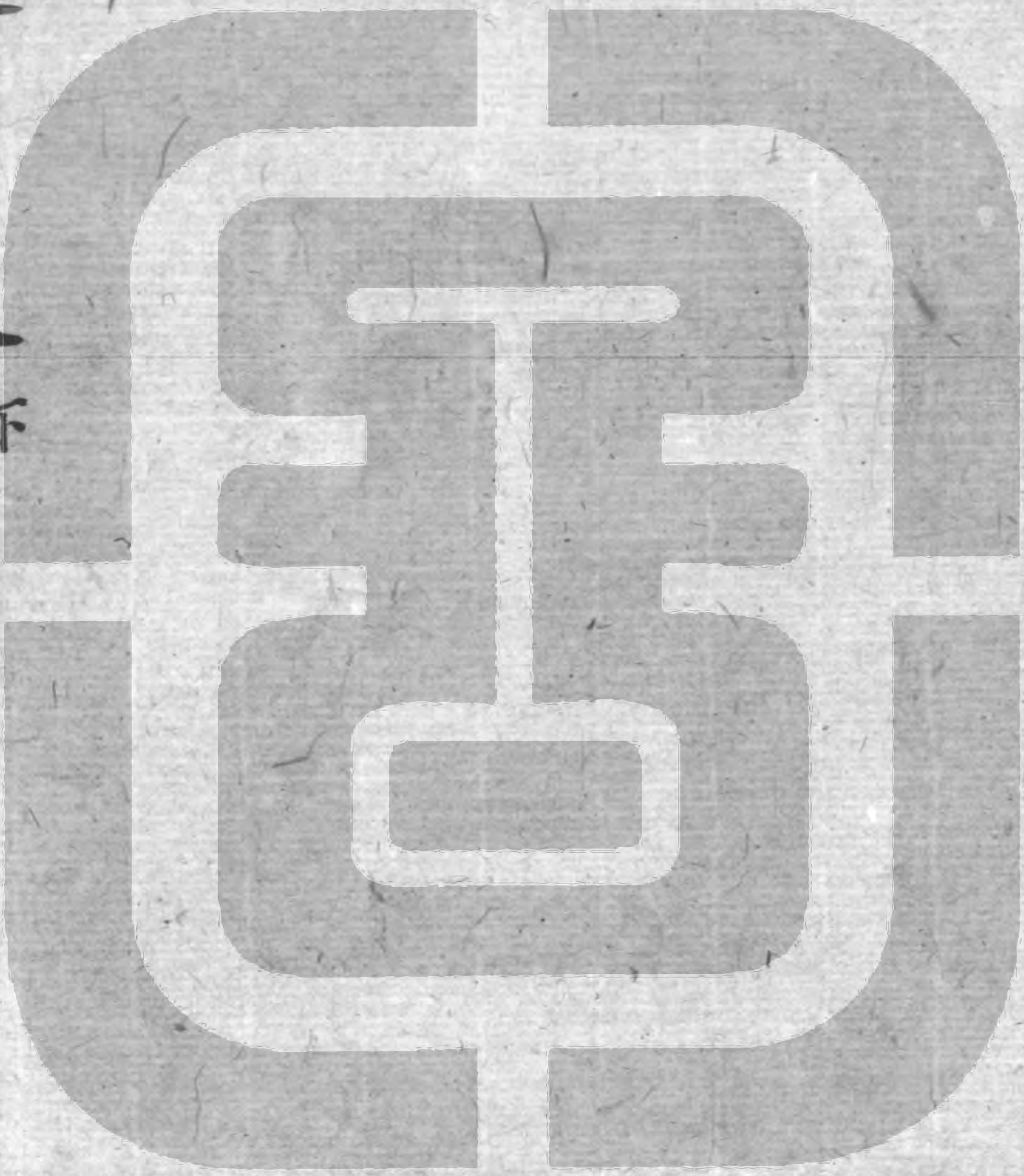


韻石齋筆談

下



韻石齋筆談卷下

長樂郡
振鐸西
蘇子名

延陵姜紹書二酉甫著

吳郡韓逢禧古洲甫校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籀體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巨麗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道逸輝映翠琰淳化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小如彈丸不

類豐碑之製此必王著輩欲藉宣聖之蹟以重
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
嘗至吳是否俱不可考此豈其然蓋夫子於讓
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至
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子因嗟悼
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疑今之人欲誌壙石
尚不遠千里而徵文豈秉筆者皆造墓門方染
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書季
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
雨集是知陽冰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

還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
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
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
製還聖記有弘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
二文於石今攷序內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

音不列... 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
豈即所謂還聖記耶

鴈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
間自是鴈塔為進士題名及游人燕集之所
褚河南聖教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
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
猶為可珍

塵鶴銘

塵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
今已剝蝕於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
以華陽真逸為顧况道號又以為王逸少書又
以為陶真白書又以為唐人王瓚書紛紛揣摩
奚啻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參且
銘詞古雋其出於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
諸簡冊者文多缺畧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乃
是全文余喜而錄之

音石苑言
卷一
三
塵鶴銘併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
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
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累以玄黃之幣藏乎
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
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
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
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塵尔作銘
上皇樵人逸少書彖山徵陽外仙尉江陰真宰
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機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
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鏤板禁中集為法帖十
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
為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
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為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也
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自書禮部韻畧
五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於米元章書尤所
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
榻第三卷於袁寰中皆擘窠書秀偉竒傑掩映
縹緗

河庄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於禁中正德間吾
邑河庄七峯孫中翰好古博雅游於京師頗善
內臣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
稍寬敬引七峯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
碑板七峯諦視之徘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戶千
門即西苑一隅非竟日可歷君津津於朽木何
為者哉七峯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體

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
本是以觀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為圖之孫謝不
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
敬啓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帝可其奏
敬即以帖板致之七峯七峯驚喜逾涯以錦囊
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
公鑒定可與宋榻閣帖方駕求者填門吳中為
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為姻家戒之曰碑板
出自禁庭紛紛傳榻倘為人指摘禍且叵測竊
為君危之七峯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
原榻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刻則
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於火兩本俱失
流傳人間者真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帖尤為賞
鑑家所重

淳化間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鏤板禁中
集為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

官帖為難得其榻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
錠紋者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
錠紋者次也河庄帖標格清勁結體圓密有
純綿裹鐵之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
非王著所摹明矣至於次號存為屏脚可也
孫氏曾經倭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
宋榻並驅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裕
云蘭亭無下榻吾於閣帖亦云

陳少陽綸誥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丹誠貫
日九死不移於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
彈文劾蔡京王黼朱勔童貫黃潛善諸奸鷹鷂
之擊不遺餘力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徹同斬
於市紹興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
秘閣修撰所頒誥軸尚藏其家先孝廉曾刻之
石今錄於左以存桑梓典故其文曰嗚呼古之

音不存言
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已荷美名
君都顯號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
東爾徹其始將有意於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
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
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
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
為恩以塞予哀以識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
諦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辯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
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
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
寺俱渥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
必倩人主僧允之扃閉一室至明啟扉闐無其
人止有七鶴冲霄而去剡藤貝葉繕寫無遺鋒
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

音石齋書言 卷一
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
得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
山其一為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
張暉書其一為般若經亦庚午年張暉書其一
為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
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
可攷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跡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協高士圖暉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
展對間鬚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
跋崇禎壬申余見於燕邸無十五城之價不能
留之每往來於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
知何由轉徙吳中為韓古洲所得已卯秋日余
會古洲於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髯曰世
兄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

音不齊言 卷下
華客夢耳古洲即於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黃庭
內景經皆烜赫名蹟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與
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既出春明門自分永隔
高士儀表何期復見於古洲書畫船中展卷憮
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
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丘壑全法王右丞御
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風秋鴈一聲
董文敏鑑定為王摩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
多右丞真蹟帝薰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却緣暑退
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殿書為鶴林
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於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璿為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逐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緩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夭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

孟揚州省識春風面看盡羣花搃不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詞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辯

戊子夏日觀張脩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朱絲界行楮素精好真宋蹟也然斷以為涪翁書則不能無疑結體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閱蘇黃墨蹟即赫蹏數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者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鏟跡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於黃體者所書若李懷琳之倣稽叔

音不齊言
夜耳余每見宋書藏經結體多似眉山形模宛
肖若遽謂東坡真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乃檀
那珍品而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
師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
非趙筆凡名賢書以韻為主字如筭子了無
天趣何能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鑿精深翰繪軼羣有邁往
凌雲之致所寫雲山煙樹雖宗王洽潑墨實法
董源皴染且其臨摹古畫徃徃亂真圖晉唐間
忠臣義士像得顧陸標格自寫海岳菴及淨名
齋圖岩壑深秀曾於紙上橫寫松稍針芒千萬
攢錯如鐵又自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
寶晉齋中盤礴之蹟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

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真爛熳生趣勃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丘董北苑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畫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歟則八分書結體古雅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附髮繡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為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賢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既高構思精密游於規矩準繩中而不為所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千榭萬栊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勝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構

音入及等言 卷一 十四
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幾無刺義其徒李公
琰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
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於鬼工唐季女仙
盧眉娘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
庶幾近之余遍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
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於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筭
法方能為之空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
十洲之精工秀麗幾於棘猴玉楮然須規撫
舊本方能譽擅出藍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
文中所畫臺榭車馬種種臻妙即複閣重樓
次第不紊北宋畫格於此君尚存典型且兼
長人物山水非若恕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舊華之韻溢於毫素為士氣建幢石
田玄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脉此天池石壁圖
乃烜赫有名之跡流傳多贗本其真蹟舊藏金
沙王宇泰家董思翁於萬曆甲辰歲游茅山過
訪宇泰披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為煙雲生動林
壑虛閒誠篤論也弘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
仕於朝獲觀其所携書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

音石齋筆言 卷下
思翁標題與此夔異殊之韶秀之色故容臺集
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
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即為人藏去鑑裁餘韻
往往散現於金題玉躑中集之所載十一耳若
以評駁別本之語強擬此圖不為黎丘之恨者
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驥人璧矣至於氣韻生動應
推沈石田董玄宰溯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
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於深遠中見瀟灑雖
博綜董巨而靈和清淑逸羣絕倫即雲林之幽
淡山樵之縝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為前輩
惟以精工佐其古雅第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
於筆墨之外脫啣勒而抒性靈為文人建畫苑

之幟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舐筆
輒署款云做大痴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曾
窺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子
久畫道之弘遠也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非遠心人烏能辨
此子久每欲濡毫則登高楼望雲霞出沒以
挹其勝故其所寫逸趣磅礴風神玄遠千載
而下猶足想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不知所
終皆以為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泓穎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
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雪幹霜枝亭亭獨
立如歲寒松柏歷變不彫志士寧為子固弗為
子昂

王叔明

叔明為趙文敏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
涉鷗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為多極重

黃子久奉為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淪茗從容出已得意畫請教子久為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為林巒秋色圖遂覺煙雲生動世傳為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荆浩為宗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間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着色者此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於玄澹清穎瀟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髣髴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於幀首者不一而足鳳翥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拓落運斤成風欵則墨瀦淋漓龍蛇飛動即綴以篇叶亦摩空獨運傍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余曰
此董文敏書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
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玉
門伶人余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書峻
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
玄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
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做
東坡書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
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
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
一帙適逸精緊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

音入列言
散見於卷冊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
者未能或之先也玄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
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為諸生時
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游
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
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恒在坐隅長安
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虛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
倦于酬應則倩楚侯代為之仍面授求者各滿
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於宗伯架上
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
及賞鑑家公乃自為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
名賢而得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
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竒器
三吳珍秘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
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
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
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
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

音不齊言 卷一 十一
繆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也則黥而記之抑且
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
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
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
照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週矣癸酉歲北兵
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
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
如煙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
燃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
常居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逐之方死取其
毛緝織為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常著論
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
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
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

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刺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羶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曆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間發青綠硃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瓜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參年南工部郎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法壅滯悉宜追毀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為能嚴禁民間毋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爐改鑄白君雖一

音不列等言
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
於煙燼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
靡亡國之音阮淵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
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猗猗情文宛轉而憑虛
斲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
修見周藩樂器因創為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
管令僮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悽楚如泣如愬聽
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己聲音之道關於氣運豈
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雄
雌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
曰此沙鼠也宋祚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之恐
非佳兆迨國變後罕覩矣

沙鷄

崇禎陸年余游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
問之曰此沙鷄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
群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黠者以棍擊之旋
空而墜俯拾纍之余默念邵康節聞杜鵑於洛
陽預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
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
而鷄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於
尚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弘光元年自輔臣
以至六部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
弁之濫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
腰間之白盈於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
重典文臣尤闕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
及半年播遷板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

音不...
玄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

深

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畧

絲燈之製始於雲南弘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
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
悅之歸而鍊石成絲如式倣製於是丹陽絲燈
達於海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蘄浙素稱繁華
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
雲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於郵致
乎燈雖種種惟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

音不齊言
照乘寰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
中玉又玄巧翻新樣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
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
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於斯時也風鶴
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硯之淪於
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澳人蛋戶偶或得之流
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
估於姑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
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

音石苑筆言卷下
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
携宋貢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嘆至寶
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
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携三十方歆仍往姑蘇以
覬厚值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
士夫所貿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
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
有之不但高宗所携也

墨攷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
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焚煙觀
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脂作墨
也至漢始有隃糜之名唐始有松煙之製至李
廷珪始用腦麝張遇始用金箔廷珪父超乃奚
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於歙遂為歙人南
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

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鼎
奚鶴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常
葉茂寔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
合油搜煙和墨雜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值
黃金一觔歎做不能嘆謂墨妖紹興間高宗命
戴士衡造復古殿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米
友仁筆宋多右文之主而淵聖思陵稱最焉元
朱萬初全用松烟蓋取二三百餘年推朽之餘精
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虞奎章
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
寸心不逐非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國朝則方
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藝小華名龍紋新
安人嚴分宜當國為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
人嚴敗伏法所制墨糜玉屑金珠以為珍異神
宗游情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洎重貲爭購等於
圭璧焉厥後織造內臣孫隆製清謹堂墨款識

音入列書言 卷一 五
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曾進尚方神宗愛重之
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方所彙
墨譜倩名手為圖刻畫精妍細入毫髮程作墨
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為清玩蓋于魯微
時曾受造墨之法於君房仍假館而授粲焉程
有妾頗美麗其妻妬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
媒者展轉謀娶程訟之有司遂成隙末未幾程
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啖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
傳以詆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
趙駕部青陽造遙香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
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去塵墨真者
十一層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於臨池奚
當焉

墨攷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為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
元君將畫衆史皆至舐筆和墨漢尚書令僕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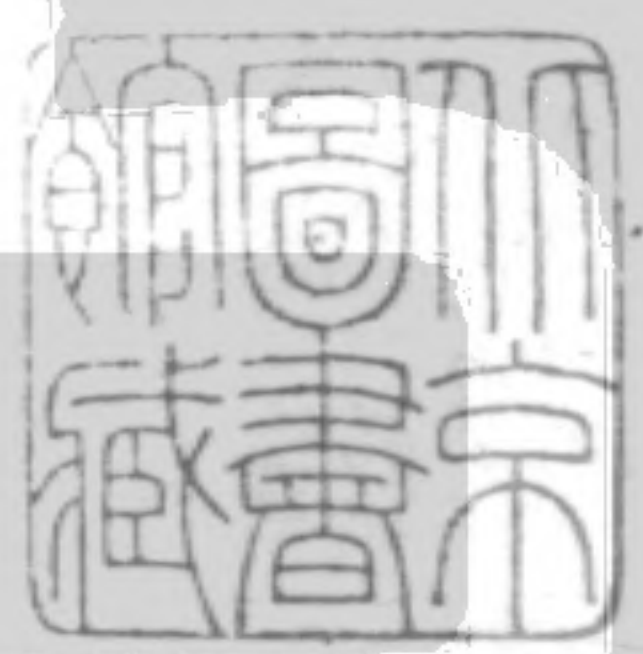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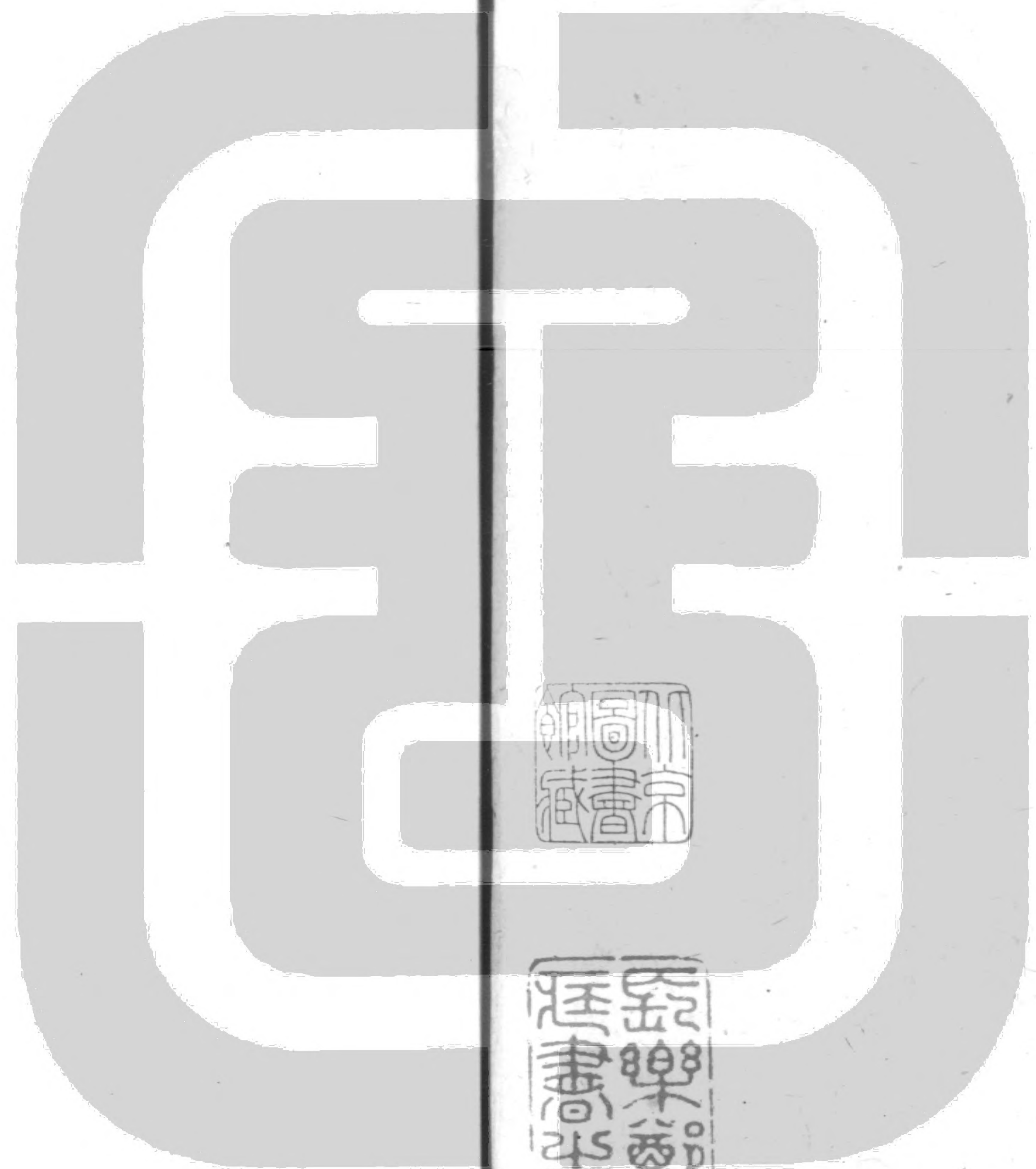
音不列筆言 卷一
卽月給隃糜墨大小二枚至韋仲將而搗煙和
膠之法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
不虛也有祖氏者居易水為唐之墨官雖他氏
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珪之父奚超亦易水
人也故易水之墨以父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
亦多佳墨焉古法煙必松焰膠必麋角蓋墨工
之良咸粹於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他
無能勝之者余嘗試宣廟龍香但馥而不黝

初都中駟也詎非珠麝浮於桐燼乎昭代
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無宣州紫毫之圓
雋惟墨之道超潘駕李差足為藝林吐氣余縱
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
磨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
一如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



韻石齋筆談下卷終



程